





後漢書卷一百一

常封宋前帝宣

城

太

守范內擘撰

未

宋郊唐尉煥章

懷

太

子

來賢注

中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

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

太尉陳蕃大將軍

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

良或作郎

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



跪拜首過

首音式受反

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

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

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

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

幟音尺志反又音試

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爲蛾賊

蛾音魚綺反卽蟻字也論賊衆多故以爲名

殺人以祠天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脩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

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

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



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  
 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  
 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

士皆束苜乘城苜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

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

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

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

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

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眾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  
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甚衆角先以  
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  
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  
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  
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以黃巾旣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  
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  
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  
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

至自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

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

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兵動若神謀

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

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  
 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  
 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  
 三分之業利劔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  
 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  
 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  
 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撝即麾字古通用  
 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  
 抵頽抵音紙  
 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

河飲馬孟津誅闔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  
 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  
 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  
 也謂天位也推  
 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  
 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  
 氏  
 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  
 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



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

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文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  
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  
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司馬  
兵法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因獸猶鬪蜂蠆有  
之言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  
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  
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  
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

酈音

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

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  
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  
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  
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  
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  
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闔豎亂朝董卓雖



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風音諷謂諷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

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馬備古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服字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耳

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催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慎盡勤○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前後

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

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占

對雋爲備錢以解其事

母旣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

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尙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

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卽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

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畧拜爲右中



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  
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  
衆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  
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  
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  
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  
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  
也善用兵事秦昭  
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  
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  
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  
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

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  
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  
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  
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  
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  
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  
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連戰不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



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  
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  
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  
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  
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  
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  
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  
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幕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

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

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

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

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

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成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

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晒音才由反並起山谷

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

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

多鬚之貌也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

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



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

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



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為雋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瑯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熹熹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劉放曰案刺

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

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縉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



況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執力  
 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催  
 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  
 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  
 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  
 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  
 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  
 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畧受服倉卒之時春秋左氏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服宜社  
之內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

謂之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

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

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

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

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眾以誅白公

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

書詩曰陳師鞠旅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

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

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  
 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  
 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每  
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



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

而已不有焉歛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

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

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

不儔捷陳潁亦弭於越謂平許昭也於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

並邁屯蹙蹙猶躡也

後漢書卷一百一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朱儁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

此塘○何焯曰錢唐自秦有此名以唐為塘乃俗字

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

史臣贊亦弭於越注謂平許昭也○何焯曰斬梁龍非

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平昔以出...

...

...

...

...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一



下說文曰微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微卓膂力過人雙帶

兩韃左右馳射謂之韃左氏傳云右屬橐韃為羌胡

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

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

目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乃悉分與吏兵無

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

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

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

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

羌校尉冷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

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

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

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

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各以為

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

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

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

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

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

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

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

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

軍周慎竝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



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

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

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

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

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

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

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

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

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

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

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

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

水已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

封鞏鄉侯邑千戶鞏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三年春遣使

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

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

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

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畧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

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

乾隆四年校刊



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

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

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

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

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竝各分

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

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各

廩為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傲腸狗態言

胡心腸傲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傲作憊方言云憊惡也郭璞曰憊憊急性也憊音芳別反憊音芳于反臣

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

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

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

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

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

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

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

召即時就道竝上書竝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

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

乾隆四年校刊



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攽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鍾

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恇慢天常擅操王

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

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

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劫少

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

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

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何却兵之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

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

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

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

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

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

丁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麓畧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

久不雨策免漢官儀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

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

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



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也抗高曰昔霍光定

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

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

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

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

明伊尹放諸桐宮也王凡所徵發一事令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

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

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

后賊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

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遷於永安宮遂以

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鄴

侯傳音直戀反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

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

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攽曰案漢書內皆是

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

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

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

開文陵靈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乾隆四年校刊



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

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

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

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

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

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

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故貨

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

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

錢大五分無文章內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

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

外無輪郭不磨鑿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

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

同疾闡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

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

英雄記秘作苾字仲遠武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

威人瓊字德瑜秘音秘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

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

吳志曰劉岱字公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伋字

山東萊牟平人秋仙為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卓所親

為胄秋仙卓所親



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

○劉攽曰案文

當云請不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卓旣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

便時謂時日吉便

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

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

○劉攽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

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

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

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

故城在今汝州梁縣

也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



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

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

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

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

今汝州縣也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

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

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堅追擊

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

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

達其後大谷通其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

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

門從東第三門○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

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

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

也唯孫堅小憊說文曰憊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

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畧曰熲在華陰特脩農事天

子東遷熲迎賁饋周急魏志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

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

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

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

乾隆四年校刊



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華飾車

也瓜者蓋弓頭為瓜形也轎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云轎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轎竿摩謂相通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弟旻為左將軍

封鄂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

內外竝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鬪男皆封侯女為邑君

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

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

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廻

一里斜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平祖道於橫門外

音橫

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

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

偃轉柩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

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

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

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

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

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

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斬以

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

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



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

後至穰苴斬以狗三軍郵音絹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

儀曰溫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

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

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

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

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

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

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

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

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

卓士書布為呂字持以示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

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

帟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

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

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

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



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

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

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

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俠以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及卓

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陞內外士

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

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

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

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

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

九萬斤錦綺績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

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

濟英雄記催北地人劉艾獻帝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

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

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

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

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

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

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

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催汜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三



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故輔軍輔既死詡在催軍故詡在催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

鄉里尚可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

春秋曰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眾降催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袁宏記曰蒙為催所殺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引催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

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

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



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遂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

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

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

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村

冢中木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催又遷車騎將軍

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

東將軍竝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

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

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

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

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

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

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

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

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騰

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

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

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

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

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



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

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

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

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

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

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

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

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

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

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催起時長安中盜賊

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

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

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

御史侯汶音聞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

限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

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

閣劉放曰案文閣當作閣閤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

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

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催數設酒請

乾隆四年校刊



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

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

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

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

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

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

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

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

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

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

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

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催門侯開門

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

中惟簾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

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

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

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

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糗米五斛

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尋復欲徙帝

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



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譬汜  
 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  
 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辨郭多不多又劫  
 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  
 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  
 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催乃  
 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  
 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  
 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  
 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  
 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  
 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

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  
 從太官令孫

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  
 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

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  
 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于也使侍中楊

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李催出屯曹  
 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眾咸稱萬歲

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

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

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  
 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

汜遂復欲脅帝幸郤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

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  
 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

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  
 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  
 川傳



切意乃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

餘日不下袁宏紀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

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熲

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

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死

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

來入熲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

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

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

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

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

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帝獻

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待解即斫刺之有射聲校尉

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

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

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督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

戰訾寶負其屍而瘞之

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

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竝率其眾數千騎來與

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

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來

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

中 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

乾隆四年校刊



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

故河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

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

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

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

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

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眾

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

也十三州記曰傅巖在其界今住定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

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

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

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

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

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

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劉放曰又遣太僕韓融至弘

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問

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



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帝獻

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

音火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季反

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

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

中丁冲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粲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操以洛陽殘荒遂

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

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奉暹

奔袁術遂縱暴揚徐問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

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



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

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略曰傕頭至有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闕鄉侯闕鄉今號州縣也說

文闕今作闕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逢以董承為車騎將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

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

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

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

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瑞之子也弟復據隴

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人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

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

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



下時敘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即稽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大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詩大雅曰闕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

剝之執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

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夫以剝肝斲趾之性剝剖也斲斬也紂剝剔孕婦剖比干之心斲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

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顛荀爽等尚

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及殘寇乘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瘁毛萇注云版反也瘳病也言厲王為

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

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天地之不仁

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乾隆四年校刊



贊曰百六有會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

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

過剝成災

易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

小人董卓滔天干逆三才

滔漫也尚書

方夏崩沸

方夏

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豕卒崩

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稜遂廣

左傳

曰多行無禮必自及

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

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卷一百二

後漢書卷一百二考證

董卓傳朝廷不能制○制字監本誤作爾從宋本改

而彪琬恐懼○監本無琬字

臣會汾

按上下文皆彪琬

並言此不應獨舉楊彪從宋本增

溫子伯慎○何焯校本子改字

事未及發而見○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善本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何焯曰孚與瓊疑是一人因其

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

疑及此

僕射士孫瑞注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

十又○



十反乃許注濟從太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監本作濟使天官令臣會汾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及

劉昭百官志並無天官令之名從宋本改式本或作

武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及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瑞之子也○瑞字舊本

毛本作端

後漢書卷一百二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

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

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

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



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

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

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

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

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

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

姓殺獲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

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

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

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

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

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

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

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

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

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

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



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强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

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

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

郡宜共勦力說文曰勦力并力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劔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

令疇將眾上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

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

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

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



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  
 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  
 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  
 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驢武驢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驢於祭祀也且慮得志  
 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  
 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  
 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  
 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

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  
 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  
 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  
 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  
 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  
 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  
 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  
 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  
 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  
 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



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吐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

### 公孫瓚

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家世二千

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

慧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

魏志云侯

太守妻

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

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



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爲人子  
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  
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旣行於道得  
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  
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  
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途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卽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  
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  
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

殺畧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

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

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

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劉攽曰案遠當作還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

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

○劉攽曰驚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

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  
 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  
 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  
 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  
 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  
 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  
 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  
 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  
 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

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

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

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

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令丁原焚燒

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

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

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

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

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

乾隆四年校刊



傳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

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

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

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

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阜囊說

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王莽觀紹

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

祥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

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

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

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

陵相姚貢紹以貪恠恠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

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

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

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

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

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明于柯公羊傳



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踐土鄭地也左晉文為踐土之會傳周襄王出居

於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靈

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誅曹衛以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臣

雖鬪茸名非先賢鬪猶下也茸細也鬪音蒙被朝恩負

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與諸將

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

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

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

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

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

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

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

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

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

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

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

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

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



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

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

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

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



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

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

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積穀三百萬

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

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

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

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

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

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

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

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

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

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

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戾歸人瀋水陵高瀋音丑六

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

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起火爲應吾當自

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

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如期舉

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

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之謂歟故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

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

聚穡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穡案人

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

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

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

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

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

之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



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四遷

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

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

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

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

州縣也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

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

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

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

宣自稱天子劉放曰案紀作闕宣仍云謙始與合從

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

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

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

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間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

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

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

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

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

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

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

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

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

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

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

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

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

珪疎獷武才趨猛趨音去驕反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

耗實謙為梗



後漢書卷一百三

後漢書卷一百三考證  
公孫瓚傳於北芒上祭辭先人。何焯曰瓚遼西人安  
得有先墓在北芒

擊袁紹將周昕。昕魏志作昂

史臣論舍諸天運。臣會汾按文義舍當作合







